

## 遠瞻近窺黃教授

賴其萬

第一次見到黃教授是我從美國回台探親，首次拜訪成大醫學院。記得當時第一個印象是這個人真是得天獨厚，擁有英挺的氣質，一流的口才，豐富的學養以及精通多種語言的能力。

1998 年台灣醫學教育被美國教育部裁定為與美國「不相比擬」，促成黃教授即時建議教育部成立台灣醫學院評鑑委員會 (TMAC)，我也正好在那一年離美返台參加慈濟醫學院的教育工作，而能適逢其會參加由他主導的 TMAC 團隊。接著 2002 年黃教授受邀擔任教育部「醫教會常委兼召集人」，而承蒙他的器重，我也成為醫教會執行秘書，直到兩年前他辭職赴美養病，我才接任他的職位。與他共事多年，讓我有幸由「遠瞻」這位學長的才華風貌，進而「近窺」他的為人處世。

我親睹黃教授秉持學者風範，用心撰寫針砭入裡的醫學教育白皮書，並運用智慧抗拒官僚或民意代表的無理介入醫學教育，更有機會見證黃教授的執著與清廉。在最後幾年為病所苦時，他率真地向我表達罹患目前尚無有效醫療的腦部疾病的無奈、失望、甚至憤怒，使我這專攻腦神經科的學弟，更深刻瞭解這種病人的感受。

最後幾年我們成了鄰居，才知道我們兩對夫妻除了都畢業於台大醫學院，黃夫人謝惠美醫師與內人又都畢業於彰化女中，而彼此成了忘年之交。記得在黃教授生命的最後幾天，鶼鶼情深的謝醫師曾在電話中很感慨地說，「他使我有了一個多采多姿的美好人生」。寫到這裡，我不禁打從心裡說出：「黃教授，您可知道，您燦爛的一生點亮了多少人的生命，多少人因為認識了你，而有了不一樣的人生！」